

文化自信视域下山东过门笺的传承困境与创新路径

林玉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DOI:10.61369/SE.2026070021

摘 要 : 文化自信属于新时代文化建设里的关键命题,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身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土方面的承载形式,能够为培育民众文化自信给予宝贵资源。山东过门笺是齐鲁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剪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承载着地域民俗记忆、传统审美、民众精神诉求。本文以文化自信当作研究范围,梳理山东过门笺所蕴含的三重价值内涵,分析其当下存在的实践场域萎缩、传承载体固化、民众文化认知缺失等现实传承困境。依据非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从拓展民俗实践场景、丰富传承载体形式、深化大众文化认知这三个维度出发,探寻过门笺活态传承的优化路径,期望凭借乡土非遗来厚植民众文化认同感,为地方同类民间民俗的保护传承提供借鉴。

关 键 词 : 文化自信; 山东过门笺; 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态传承; 创新性发展

The Inheritance Dilemma and Innovation Path of Shandong's Passing Gate No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Lin Yu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17

Abstract :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s a key proposition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Folk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a local form of outstand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provide valuable resources for cultivating people'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Shandong door-passing notes are a representative paper-cu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Qilu region. They carry regional folk memories,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people's spiritual aspirations. This article take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s the research scope, sorts out the three value connotations contained in Shandong's door-passing notes, and analyzes its current practical inheritance dilemmas such as the shrinking of the practical field, the solidific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carrier, and the lack of people's cultural cognition.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e explore the optimized path for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door slip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xpanding folk practice scenarios, enriching inheritance carrier forms, and deepening public cultural awareness. We hope to use lo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strengthen people's cultural identity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similar local folk customs.

Keywords :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Shandong entrance stamp;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ving inheritanc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一、山东过门笺蕴含的文化自信价值内涵

(一) 民俗符号夯实民众文化身份认同基础

山东过门笺是鲁地春节民俗体系中辨识度极高的文化标识,一般于新春时节张贴于门窗、檐角等位置,多样的装饰纹样寄托出百姓迎新纳福、祈愿平安的美好期许^[1]。经过数百年的民间承袭与世代实践,这项民俗艺术将区域族群共同的岁时记忆凝聚于剪纸造型之中,成为维系乡土情感、联结地域群众精神纽带的重要载体。山东各地过门笺在构图方式、题材选择、剪刻技法方面存在细微差异,这种地域性的艺术特征形成独属于齐鲁大地的民俗风貌,能够有效区分不同区域的民俗文化特质,持续强化当地群众的地域归属意识与文化身份认知。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发展、人口出现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传

统地域文化记忆渐渐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本土民俗文化的存在感持续降低。而过门笺作为一种保留相对完整的乡土民俗符号,能唤醒民众内心深处深藏着的传统生活记忆^[2]。

(二) 手工技艺涵养大众传统审美文化底蕴

山东过门笺属于典型的民间手工剪纸艺术,整体创作流程完全依靠民间艺人手工完成,不依赖现代化机械生产,核心技艺依靠家族传承与师徒教习的方式代代延续。其艺术构图疏密有致,线条简洁质朴,造型生动自然,呈现出区别于文人艺术的民间审美特质,集中体现齐鲁劳动民众朴素纯粹的艺术追求,是区域民间艺术创造力的真实展现。

过门笺传统技艺蕴含着基层劳动者特有的生活智慧,民间艺人依据日常生产生活的经验去构思艺术图样,依靠简易工具来完成一整套创作过程,挣脱了传统精英艺术复杂理论模式的限制,把生活

化的场景、吉祥如意转变为可视化的剪纸造型^[3]。这种出自生活、扎根乡土的艺术形式，充分彰显出中华民间文化蓬勃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当代民众借助观赏非遗作品、参与手工体验、了解工艺流程等途径，能够直观体会传统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进而提高对本土民俗文化的接纳程度、审美认知水平。传统民俗审美持续浸润大众精神世界，能够从审美维度充实国民文化自信的底气。

（三）乡土表达厚植民众文化自信根基

山东过门笺所采用的创作素材多数源自乡村自然景物、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像花鸟瑞兽、田园风光、民俗典故、吉祥图案等都是其主要呈现内容。过门笺作为普通民众自主进行创造、进行自我抒发的民俗艺术形式，跳出了精英文化的创作框架，真实记载了乡土社会的生活模样、底层群众的精神愿景，是具有浓厚烟火气息的民间文化载体^[4]。

长久以来，国内在传统文化传播与研究方面更多地将重点放在正统文学与精英艺术上，乡土民间文化的价值常常被忽略。而过门笺的活态传承有力地证明，普通劳动民众同样拥有优秀的文化创造能力，乡土文化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构成部分。对齐鲁地区民众来说，过门笺不是书本里遥远的历史遗留，而是年年都在身边、贴近生活且触手可及的本土民俗文化符号。大众不需要借助外来文化当作价值评判标准，仅仅通过身边常态化的民俗文化体验，就能感受到本土文化的独特韵味与内在力量。

二、山东过门笺活态传承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过门笺实践场域不断萎缩

伴随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全面普及，传统岁时节庆的仪式流程不断简化，传统民俗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持续弱化。张贴过门笺作为齐鲁地区典型的新春民俗活动，高度依附传统年俗体系存续，现代过年方式的简约化，直接造成过门笺应用场景大幅缩减。

与此同时，城乡居住空间格局全面更新，传统乡村院落逐渐被现代化楼房住宅取代，新式建筑缺少适配过门笺张贴的传统门楣、窗格结构，客观居住条件的变化进一步压缩民俗实践空间。原本家家户户普遍参与、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民俗行为，逐渐淡出民众生活视野，目前仅在部分传统村落、民俗展馆中得以少量保留。

民俗实践场域的持续消退，导致当代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接触过门笺的机会大幅减少。当非遗文化脱离大众日常生活场景，便难以持续发挥文化熏陶、记忆传承、审美培育的功能，无法继续承担滋养乡土认同、培育民众文化自信的价值使命，使过门笺活态传承失去最关键的群众基础与生活根基。

（二）传承载体形式趋于固化单一

现阶段山东过门笺的整体传承模式仍相对传统，多数传承人依旧延续固有的剪纸样式、传统纹样与老旧创作思路，多年来缺少创新性突破与时代性改造。创作载体长期局限于普通红色纸张，艺术题材集中于传统吉祥图案，整体表现形式相对单一，艺术表达略显陈旧，难以适配当代文化发展趋势。在现代文化快速

迭代的背景下，大众审美趋向多元化、个性化，青年群体更加青睐创新型、潮流化、现代化的艺术表达形式。过门笺长期固化的呈现形态，难以契合当代受众的审美偏好，无法有效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与喜爱。同时，其传播方式依旧局限于节庆张贴、线下展览、手工演示等传统途径，未能充分利用数字化传播渠道实现广泛推广。

由于传承载体、传播形式都存在滞后的情况，使得过门笺的文化吸引力不断降低，受众群体逐渐朝着老龄化、固化的方向发展，年轻受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认同感也比较薄弱，这极大地限制了非遗文化的传播范围、影响程度，对过门笺文化价值在当代的活化、创新发展形成了制约。

（三）民众认知不足，乡土文化自信生成乏力

在全球化与网络化文化环境下，流行文化、外来文化、都市文化占据大众主要文化视野，本土乡土民俗文化的传播力度相对薄弱，社会大众对地方非遗文化的整体关注度持续走低。多数群众仅将过门笺视为春节常见的红色剪纸装饰物品，对其历史渊源、演变脉络、纹样寓意、民俗内涵与地域文化价值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了解。

文化自信的生成以文化认知与价值认同为前提，普通民众对过门笺文化内涵的疏离与陌生，直接阻断乡土文化自信的培育路径。群众无法依托本土非遗资源构建稳定的文化认同感，导致根植齐鲁乡土的文化自信难以有效形成，过门笺涵养民众精神世界、传承地域文脉的深层价值也难以充分发挥。

三、文化自信导向下山东过门笺传承创新路径

（一）拓展实践场景，重构过门笺生存空间

针对当前过门笺民俗场景弱化、生活融入度不足的现实问题，需要主动突破节日局限的单一传播模式，构建多元化、常态化的文化实践场景，推动非遗文化重新融入现代群众生活体系，使民众在生活中感受到过门笺的魅力，塑造和养成文化自信。地方文旅部门、社区组织与乡村基层单位可依托春节、元宵等传统节庆契机，积极策划过门笺技艺展示、民俗体验、非遗市集、剪纸比赛等主题活动，重塑传统年俗氛围，唤醒群众的乡土民俗记忆，让更多民众亲身参与过门笺实践活动，恢复这项非遗的生活化生存土壤。

同时，积极推动非遗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课堂，让青少年们“最先一批”了解过门笺，塑造和养成文化自信。刚开始可以在齐鲁大地上的大中小学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邀请现今的传承人，通过举办讲座、工作坊等形式，让学生了解和感受过门笺剪纸的魅力，增强青少年对非遗文化的文化自信；结合美育教育、传统文化课程、社团实践等平台，开设过门笺剪纸教学活动，帮助青少年从小接触本土非遗技艺，培养乡土文化情感。社区可用社区文化中心、图书馆等公共场合，可定期开展公益体验课堂，举办过门笺剪纸展览、讲座、工作坊等活动，普及剪纸艺术知识，提高公众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度和兴趣。面向居民普及过门笺文化知识，宣传于红设立的“剪纸物语”工作室，积

极传承和推广过门笺艺术，营造全民参与、共同传承的良好氛围。通过多场景、多渠道的实践拓展，能够有效扩大过门笺的社会普及范围，让非遗文化重新扎根群众生活，为民众文化认同构建与乡土自信培育提供稳定的现实基础。

（二）创新表现形式，丰富传承载体多样性

在数字文化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传统那种单一的纸质呈现形式，已然无法适应现代的传播节奏、大众的审美需求。若想提高过门笺的时代活力同时增强其社会影响力，那么在保留核心文化寓意、传统技艺内核的基础之上，要针对艺术形式、表现载体还有传播方式展开现代化的创新升级。

一方面，推动过门笺艺术元素的跨界融合与文创开发。可将过门笺经典纹样、线条结构、色彩风格与吉祥文化符号融入现代视觉设计，开发文具、服饰挂件、家居装饰、城市纪念品、文旅礼品等系列文创产品，打造具有齐鲁地域特色的非遗文创品牌，联合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学，实现“非遗进校园”，在学校里开展宣传，让更多人了解、重视、传承下去，让传统艺术以新潮、精致、现代的形式走进大众生活。另一方面，依托新媒体技术拓宽传播维度。用数字化技术，对过门笺剪纸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剪纸艺术数据库。借助短视频平台、网络科普、动画图解、数字展馆、线上展览等现代化传播形式，生动讲解过门笺的历史渊源、制作流程、民俗寓意与文化价值。可借鉴大英博物馆的具体实践，将三元组数据映射至 CIDOC-CRM，接入全球知识图谱并开发语义检索系统。同时，设立分级权限系统，支持过门笺传承人持续上传创新内容，

通过数字化传播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全域传播、全网普及，有效提升过门笺的社会知名度与文化影响力。具有多元特性的创新载体，能够切实消除传统民俗那些陈旧、刻板的印象，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所具有的时代美感、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促使过门笺艺术能够与当代的审美模式相适应，达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方面的长效性、传承方面的活性。

（三）深化大众认知，培育民众非遗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建设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知深度，直接决定文化认同程度与自信水平。当前过门笺传承发展乏力的核心原因，在于大众普遍认知浅薄、文化理解不足、乡土情感弱化。因此，新时代非遗传承工作必须以提升民众认知、强化文化认同、厚植文化自信为核心导向^[5]。

地方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博物馆、官方宣传平台需要主动承担起文化普及的责任，对过门笺的发展脉络、技艺特征、民俗价值还有地域意义进行系统梳理，借助专题展览、文化讲座、非遗分享会、线上科普专栏等多种不同形式，去全面解读过门笺

背后所蕴含的乡土文脉与民间智慧，从而纠正大众存在的片面化、表面化的认知误区。

同时，注重讲好本土民俗文化故事，依托生活化、接地气的乡土叙事方式，让群众充分认识到过门笺是齐鲁大地独有的文化资源，是基层民众艺术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间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贴近生活的文化叙事更易被群众接受，能够有效拉近大众与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当民众实现从浅层接触到深度认知、从陌生疏离到主动认同的转变，就能够自发形成浓厚的乡土文化自豪感，稳步提升自身的文化自信水平。以民众认知提升为基础，持续强化乡土文化认同、夯实基层文化自信，真正实现依托乡土非遗滋养大众精神世界、以民间民俗文化筑牢全民文化自信的发展目标。

四、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民间生活、承载地域文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更是新时代培育基层民众文化自信的核心资源。山东过门笺作为齐鲁乡土孕育的经典民俗艺术，凭借独特的民俗符号体系、质朴的手工技艺与浓厚的乡土文化表达，在凝聚地域文化共识、传承民间审美文化、唤醒民众乡土情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赋能区域文化自信建设的优质本土文化资源。

在城镇化转型与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民俗生存环境持续变迁，山东过门笺面临实践场景消退、传承形式固化、社会认知度不足等发展难题。此类问题不仅制约非遗技艺与民俗文脉的活态延续，更造成民众本土文化体验缺失、乡土认同弱化，直接阻碍基层文化自信的常态化培育。文化自信的生成根植于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知、体验与认同，乡土非遗的边缘化，必然导致文化底气与民族自信的根基弱化。

为此，过门笺的当代传承工作必须紧扣文化自信建设目标，突破静态保护的传统思维。通过拓宽多元化民俗实践场域，让非遗重回大众日常生活，在沉浸式体验中唤醒民众本土文化感知；通过创新非遗传播载体与艺术表达形式，适配当代审美需求，提升传统民俗的时代吸引力与文化影响力；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的文化普及工作，深化大众对过门笺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的认知，稳固民众乡土文化认同。

总而言之，乡土非遗活化与文化自信建构相辅相成、深度耦合。推动山东过门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能实现传统民俗文脉的代代传承，又能持续滋养民众精神世界、厚植基层文化自信，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与全民文化自信建设注入深厚的乡土力量。

参考文献

- [1] 刘霞. 山东莒县过门笺保护传承与开发研究 [D]. 山东大学, 2014.
- [2] 王宁. 文化自信视域下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以安徽省淮北市为例 [J]. 民风, 2026, (7): 140-142.
- [3] 张洁.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路径 [J]. 新传奇, 2026, (25): 4-6.
- [4] 赵静. 传承中的变迁: 民俗艺术视域下莒县过门笺研究 [D].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26.
- [5] 唐兴琪. 浅析山东莒县过门笺的艺术语言 [J]. 西部皮革, 2020, 42(18): 107-108.